

方山薛先生全集

方山薛先生全集卷十二

序

王紹齋文稿序

昔人謂文章關氣運之盛衰而科舉之文則又士人所藉以進身而見之行事措之天下國家者此寔爲之肇端也其有關於氣運蓋尤顯而易見者而或者乃謂科舉之文於世無所重輕蓋亦不思之甚哉余少肄斯業嘗歷觀先進之文其在國初者詞取達理敦朴無華如鑛金璞玉韜光斂采而闇然之章自不可掩迨於成弘間稍加潤飾而渾厚正大之體段

一循國初之舊如金玉雖登于匠石而未雕未琢其精純粹美之質則固無所溷雜也故其時由此文以進者率能副其先資自獻之言而布列中外者彬彬然多賢士大夫矣即其一時制誥章疏文移條教各經緯成章切當事理要皆舉此文而推之也孰謂科舉之文無益哉自後習俗漸趨月異而歲不同而操觚染翰者唯絺章繪句之是尚謂不如是不足以爭先而速化也主司一或爲其所炫則轉相倣倣詞日靡而理日湮舍金玉而務鉛礫將不知其所終矣余嘗校士于浙于閩于關西獲徧觀三省之文又嘗

爲南官司屬曾畫繡儀曹所貯會場諸卷其間會文
切理者固不爲少大都枝葉盛而本根隱者則居多
也嘗竊虞之乃今屏居田野無所事事而六藝之文
則猶諷誦以永日也郡學生蔣懋宗近刻紹齋王君
文請余題其端余閱之其理明其詞達勁切而婉溫
潤而栗乃先進之文也是誠可以刻而傳矣王君名
期古字克淳紹齋其號也山西潞安人嘉靖己未進
士

魏聖王氏族譜序

余聞魏聖王氏舊矣其嗣孫性嘗從余游雅志好學

篤于倫理壬戌冬持其族譜詣余請序余惟宗法不立而世次無紀不待歷世既遠而散處于殊鄉異井者即一再傳已爲路人其始寔祖宗一體相屬而其究乃至於是豈仁人孝子之所忍哉此古之尊祖敬宗收族者所以汲汲焉以譜爲先也宋歐陽永叔蘇明允各爲世譜歐依漢年表蘇以禮大宗小宗爲序雖體例不同皆足以明其世次而或者猶謂其不無遠胄之謬此則以衆人之心而窺大人之度矣大人以乾父坤母爲度其視天下之林生總聚者皆吾同胞矧吾祖宗而可以遠爲嫌哉且歐蘇一代大儒

博綜今古文獻足徵而區區以郭崇韜之事限之
其亦待之淺矣余按王氏譜出自晉公世系圖表鑿
鑿可據而大宗小宗燦然不紊可見其先後有人咸
知所重故遡流窮源繼承不墜而斯譜之傳光于琬
琰其視世之徒以一時富貴相高而問其族屬則茫
然不知所自者其相去如何哉嗚呼即是以觀而晉
公之盛德真可以俟諸百世而不惑也夫晉公之在
宋初寧不取王溥之官職而務以白符彥卿之寃寧
自貶於一時而終以顯子孫於異日三槐聲稱至今
爲烈夫豈偶然之故哉今爲之後者亦若晉公之存

心則斯譜之傳也又容有既乎

樞筦集序

夫詩之爲教尚矣古者郊廟朝廷以及閭巷莫不有詩行人采風樂官達雅而人品之高低政治之隆污世道之升降咸於是乎攷見其所繫豈微乎哉周東詩亡仲尼傷之稽古刪述以經天下而六義昭矣迨屈原放而楚騷作賈誼謫而漢賦興自是蘇李曹劉咸稱作者而究其所自則唯以風騷爲宗也至晉二陸潘張左郭後先繼起盡號詩人然皆步趨曹劉而依廻格局詞冶音瀟率難語上唯陶靖節冲澹閒遠

直超建安而上之迨三謝顏鮑躡襲風流而沈約江淹則過爲模擬均之不可與言詩矣隋文中子以之續經亦猶取閭巷歌謠之意也若欲具體雅頌其何有哉唐人以詩取士類多興起然唯張巡元結韓愈顏真卿司空圖猶有古意李白杜甫可爲詩史其諸若高岑王孟之屬則以不落言筌不涉理路自相標致而藝林詞苑遂目爲家法交相誇詡一及宋人則雖擊壤感興諸作悉置勿論嗚呼詩云詩云曾謂若是云乎哉誠若是也則大小之雅儼乎訓誥商周之頌多類儀禮將不得爲詩邪余嘗謂唐人之詩獨尚

乎風宋人之詩則雅頌爲多間以語今之名能詩者則以數百年來膠於見聞皆不甚信一則曰唐二則曰唐而三經六義幾於湮滅矣昨歲白石蔡公以所著中臺集寄余山中余反覆玩之辭意融化而一出於性情禮義之正蓋多雅頌之詞而不專事於風旣已嘆元聲之流行於天地間自有不容於偏廢者乃今浯桂朱君以公樞筦集示余蓋公爲兵侍提督京營時所著者將刻以傳特屬序之余讀之累日與中臺集無異因憶往歲嘗與公論學於白下而公已大放厥詞互有談駁邇來垂三十年而公造詣益深灑

養益粹故其發之於詞者類如此蓋不特詩人之詩而已也
泚桂君寔公在湖藩時所舉士其瞻依敬信於公而恩誼之篤非啻若今之曰師曰弟子云者故敢罄其迂愚而告之且因以質之於公爲斯集序云

東圩家藏集序

今之藝林詞客論文若詩動曰先秦兩漢其次則魏晉六朝其次則唐而宋以下弗及也至觀其所爲文若詩則率皆無本之言而模擬綴緝多不關於性情理道於世無益誠若是則何貴於立言哉東圩錢公舉正德戊辰進士敷歷中外垂二十年以守己忤俗

尋請老以歸雖其位止于郡守不甚通顯而德政懋著信義素孚蓋賢大夫也其子芹萱後先舉進士而萱與余同年以是又稔知公賢獨其集最晚出而公已壽終萱亦謝世芹謂余知公率其弟太學生蒼縣學生萊同詣余請序余讀公集熟玩者累月乃作而歎曰此蓋有本之言也其旨奧而衍其義精而存其氣渾而雄其詞婉而達不假於模擬而體裁中度無事於綴緝而經緯成章上下古今并包六合洋洋乎灑灑乎誠得心應手而成一家之言也所謂有本者固如是也可以訓可以風矣豈彼拘方着相者可與

語此哉或謂公詩逼王孟文逼韓歐此亦似矣以余
觀之公蓋直寫胸臆初亦無心於是也知公之人斯
知公之集矣夫公浙之嘉興海鹽人也嘉之人文無
論往代只今二百年來有具廷臣者以清江集行于
世有張靖之者以芳洲集行于世非徒以其文也以
其人也矧公之爲人旣無愧于二公而詩若文又若
有過之者其必爲世所傳無疑矣又豈直曰家藏集
而已哉公名琦字公良東圩其別號也嗣續多賢繼
承炳耀皆公之厚德所鍾也觀斯集者亦當尚論其
世云

宋元通鑑序

旂少讀二十一史苦其浩瀚既取荀悅袁宏前後漢紀范祖禹唐鑑歐陽脩五代史讀之各成一書咸可法戒然會而觀之猶若未備及讀司馬光資治通鑑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先後貫穿而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迹燦若指掌矣自宋以下雖有李燾之長編劉時舉陳桎之續編而紀載失次筆削未當仍爲缺典于時不自揆量妄意刪述以紹司馬氏之事而馳騖場屋勉就聲律將作復止既而奔走仕途每攜宋遼金元四史以行而簿書碌碌竟未遑也迺後視學

浙中校士之暇雖嘗編次未有專功歲丙辰自鄜延
放歸居閒無事得以研精竭慮熟復四史於凡宋元
名人文籍家記野史罔不抉擿幽隱究悉顛末日夜
手書五六年間積草綴稿堆几盈篋暮年衰力旋覺
倦勤幾於棄置值王兵使道行朱郡守袵遣書史騰
出旂乃復爲刪潤可疑可信校計毫釐如是者又四
五年乃始就緒追惟司馬氏振古鉅儒又助以劉恕
范祖禹趙君錫之博雅歷十九年而其書始成猶謂
中間牴牾不敢自保矧旂孤陋獨學無朋可以語此
也哉但旂平生迂愚不敢隨人談笑蘇洵氏謂經以

道法勝史以事詞勝而世儒相沿動謂經以載道史以載事不知道見於事事寓乎道經亦載事史亦載道要之不可以殊觀也故旂於是編凡有關於身心性命之微禮樂刑政之大姦良邪正之辨治亂安危之機災祥休咎之徵可以爲法可以爲戒者皆直書備錄其義自見君臣士庶咸可鑒觀隨其所居各求盡分匪直可以資治而已至論其大可鑑戒者則宋初立國君子小人並用而君子多至擯斥小人多至顯融迨建中靖康間曾蔡之徒更迭爲相而南渡以後則汪黃秦湯韓史賈諸人相繼擅權內小人外君

子遂致善類銷亡而士人無賴陳亮所謂舉國之人
皆風痺不知痛癢竟忘君父之大讐以是遼金雖滅
元遂起而乘之而宋因以亡王通氏有言曰戎狄之
德黎民懷之三才其舍諸噫此元之所以有天下而
中國盡爲夷狄也旣而天心厭亂篤生我 太祖高
皇帝驅元漠北復我中夏然 聖度涵宏上契天心
下究時事不以滅宋爲元忽必烈之罪而曰天命真
人於沙漠卽位之明年遂詔脩元史仰窺 淵睿豈
但曰國可滅史不可滅亦以見元之亂華皆本於宋
之用匪其所致而千萬世之未鑑莫有大於是也

故旂於宋元之際蓋重有感焉而參附遼金以爲是
編誠有不能自己者矣及觀元儒揭傒斯有言曰脩
史在於得人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
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旂倪思蚤
歲涉獵子史則溺意詞章依傍經典則高談性命俱
無裨實用晚雖稍知反約庶幾會歸于一而不能附
麗未及一二見諸行事竟懼沮尼邇幸泰道旋復優
游於學稼灌園之暇而無所用心冉冉老矣不忍以
藐焉之身終爲天地間之贅物以負覆載生成之德
且回視宋元世代不遠人情物態大都相類書曰我

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宋元固今之
夏殷也所宜爲監者蓋莫切於此矣是用黽勉以畢
初志其於學問文章知史事雖未可妄議而心術則
不敢不正但一得之愚上下於宋元四百八十二年
之間成茲一百五十七卷之書僭踰之罪知不能免
矣倘假我數年尚當再加叅校獻之闕下以舒芹
曝之忱茲懼率易姑以藏之家塾未敢上瀆也

俞氏學詩序

仲尼謂門人何莫學夫詩而鯉趨過庭則首以學詩
爲問及許可與言詩者則唯知來之賜起予之商而

餘則未之及焉故入國觀風每致意於溫柔敦厚之
教而自衛反魯惓惓以刪詩正樂爲言是詩固聖學
之所尚也漢魏晉六朝隋唐以下名能詩者徒以格
律音調相誇詡其知此義者蓋鮮詩云詩云格律音
調云乎哉吾友是堂俞君汝成自其家食筮仕以至
于謝事歸來隨其所至輒有詩成集集凡十有二各
有序論皆海內知言之士爲之也茲乃彙爲全編名
曰俞氏學詩百泉皇甫子循序之粲然備矣乃又屬
余爲序余尚何言哉昔左太冲作三都賦構思十年
而後成蓋文不加點矣而時人未之識乃請皇甫謐

序之張載注之然後其文盛傳而洛陽紙價頓高向使當時之人盡若張華陸機之見則左氏之文固不在於序注之有無也是堂自少穎異與余爲束髮之交即以文章議論相高下旣乃氣志益廣問學益博蓋自弱冠時已馳聲江左矣及登仕途敷歷中外經涉夷險所得於名山大川往蹟遺墟之助者蓋又多焉唯是識見造詣日進無疆邁古作者而四方人士罔不知有俞是堂矣矧茲詩義兼十代體備諸家雖評者紛紜各隨所見而羨悅推讓則固人人同也此之三都賦成而名未素著者大不相類矣又何假於

謚載之序注哉但以學詩名編則是欲升仲尼之堂
參商賜之對庶幾與七十子相爲後先以窺三百篇
之指將用以爲理性脩身之具也豈直藝林詞苑諸
人若是云云而已哉審若茲則是堂之志大矣詩以
言志志以率氣余雖老矣肄斯業也久矣遽伯玉五
十而知非衛武公九十而箴儆尚願相與懋哉

重編考亭淵源錄序

前廣東提學僉事莆陽宋公端儀嘗編考亭淵源錄
以未及詳定自題曰初藁無何而公卒矣今御史中
丞念堂林公與公同邑謂是編關繫匪輕而一時草

創尚未竟公之志乃出以示其刪潤且屬序諸簡端
某三復之作而嘆曰宋公佩服先儒林公表章墜緒
無非爲斯道計也某不類竊有志焉久矣敢不贊成
斯美以與學者共哉夫道之在天下未嘗息而其顯
晦絕續之幾則繫乎其時亦存乎其人即如考亭先
生學宗濂洛遠紹洙泗孰不謂其集諸儒之大成哉
然而異言誼脛則猶未免焉方其在淳熙慶元間以
小人而攻君子固不足論迨今理學大明之後乃復
有訓詁支離之議正德間陽明王公嘗輯朱子之定
論以發明其造詣之精一而依傍門戶未窺堂奧者

輒又二三其說甚則詭異以徼近名附和以希速化
邇數年來益又難言之矣此念堂公於茲編有不容
但已也某受茲重委不敢遜避謹以宋公初藁稽諸
往籍所載質以平日所聞反覆思惟叅互考訂刪其
繁冗增其未備而一得之愚亦不敢不盡嘗觀考亭
編伊洛淵源首載濂溪以追伊洛之所自次及其同
時之友及門之士以見淵源之所漸乃若龜山上蔡
廣平則皆程門高第弟子傳之豫章講之武夷以及
于延平籍溪屏山白水而考亭寔皆師之一時若廣
漢金華金谿永康東嘉皆以學名世而考亭與之往

復切磋反覆論難允德性問學之端王伯義利之辨
體統散殊之歸精微嚴密之指咸究其極此正淵源
之所在而初稿自廣漢金華之外咸未之錄余悉爲
增入仍倣濂溪之例以延平爲首其諸以次書之上
續伊洛之傳下闡淵源之派蓋必如是則知考亭之
集大成而學者有所依據當不爲衆言之所淆惑偏
見之所拘滯合異以反同會博而歸約庶致知實踐
有所措手道待時而行人感時而發而真儒輩出矣
編成敬復於念堂公就正以究宋公未竟之志而僭
踰之罪知不能免也因書以爲序

高士傳序

余少壯時立志靡定見藝文則悅見理學則悅旣欲
抗志長往而又欲出以行志唯是或往或來而汗漫
無成倏忽老矣晚居一壑頗知自適而追悔之念未
免時動于中舊嘗病火暑月輒發閒取皇甫謐阮緒
諸人所編高士傳讀之不覺清風颯至心曠神怡而
積染沉疴一朝去體閒中無事遂復稍爲刪補更取
晉魏以來高蹈之士慎擇而續之以成斯編夫余之
爲是也豈不聞曰學者寧學聖人而未至不當以一
善而成名斯固通儒之論四達之道也但吾人之根

器不類精神易移於是胡廣中庸揚時論語適以取
譏於世甚至乞墦登壇亦自附於時中之學不厲色
以驕人則閹然而媚世嗟哉嗟哉可耻孰甚焉仲尼
以大道易天下既乃不得中行而思狂狷下車于接
輿反見于荷蓀卒之干七十餘君不用而在陳思歸
反魯正樂刪詩定禮贊易修春秋與羣弟子老于洙
泗之士夫亦有感于若人之徒也余是以有取焉蓋
必具是根器則心體潔淨氣志清明有不爲而後可
以有爲庶幾可以希聖希天否則非欺則罔也是故
序而刻之以傳同好雖然太上無名其次有名凡列

於茲編者欲逃名而不可得已落第二義矣其必聲跡俱泯而於世無述斯則其初志也與故曰知我者希則我貴是高士之名寔亦非其所願有也非其所願有而後人顧強以名之無亦高山景行之意乎

靜觀樓遺稿序

嘉靖辛卯壬辰間我先皇帝以場屋多遺才特

詔天下提學官選鄉校士不拘格例唯才賢是取入兩京太學將行古三舍之法余時與涇縣沈君子範皆在選中入南太學既而三舍之法廢閣諸選士仍就場屋多舉進士去唯子範屢試弗第而又不屑待

次于吏部年僅四十有八竟卒于家君子惜之其孫一鶚以君故從余游今年秋持君所著論示余蓋君前爲舉業時遺稿也余取而讀之皆闡道經世之言一洗經生學子之習是真有用之文而當時場屋主司不知凡幾輩乃弗獲一遇焉豈非命也與哉憶余爲諸生時每苦舉業之文之陋而絺章繪句漫爲無益之空言者往往得雋心竊嘆之故每遇開科時輒訪諸名士之文偶見吳中陸浚明所爲論多有關係不爲虛談而浚明亦諄諄喜余之論旣浚明遂舉高第而余又淹延數年夫過之遲速人猶疑之而君之

斯稿初不在吾二人之下顧究竟若此雖其命寔爲
之不亦重可惜哉其子九河與一鶚刻梓以傳此固
孝子慈孫之心而遺珍墜寶終當必見於世亦其理
數然也君素志于理學將與聖賢同歸觀其臨終自
弔之文其所深悼者蓋自有在則文章科第要亦非
其所注念矣君名御子範其字也別號文池嘗築靜
觀樓以居故斯編曰靜觀樓遺稿云

許隱君詩序

攝泉隱君許翁夙以詩名江左兼體諸家稿傳同好
遂致散逸翁旣謝去其子奉常君毅搜訪故篋舊人

得近體詩凡若干首刻之嘉會齋中攜以詣薛子問
序旂受而反覆讀之乃敢僭評曰隱君之詩冲宛含
藻雅暢發奇本諸性情無事雕飾而依永和聲若出
金石可被箎絃擬諸唐人其在賈長江許洞庭之間
乎夫唐人尚音近體斯盛長江視隱君僅以詩類無
竢論已洞庭在咸通中與劇燕任濤張喬鄭谷溫憲
輩數人爲文受知薛能當時號稱藝林十哲今隱君
生逢昌運沃領太和而托迹長干游心物外唯與顧
東橋陳石亭王南原文衡山蔡林屋諸名人相倡和
一時操觚之士咸揖讓而罔敢並駕此其事與洞庭

適相埒而隱君之意興閒遠則寔過之是詩蓋必傳無疑也旂生也晚不獲執鞭以從翁後而叨預奉常君同進之末猶及濫序斯稿以自幸托名於不朽云隱君歷履在東橋傳中

陝西鄉試錄後序

代考官作

嘉靖乙卯秋八月陝西鄉試錄成某以職事當序諸末簡竊惟關中人文自昔稱盛三代以前明聖作述經緯訓典不可尚已厥後以文名者不啻數家而其最著者則漢有司馬遷以理學名者亦不啻數人而其最著者則宋有張載夫載沂河洛而上追洙泗豈

後世人物哉觀其訂頑正蒙諸篇直與六經語孟相表裏蓋真足以繼往聖而開來學者也柰何詞人藝士汎濫百氏貫穿九流組織徒工類皆逐浮華而厭本實其視子厚之言殆若魏文侯之聽古樂唯恐凶矣斯固不可與語道蓋亦未可與語文也間有知所好尚力追古雅言逼西京步趨遷史斯亦勤矣然名理闊踈終局蹊徑文雖成章恐未能與道爲一也茲錄諸士之文一皆立誠之辭篤實之藝始而讀焉其言質其事核約而該邇而遠渾渾乎子長之文也繼而觀焉其言殊其理一顯而微隱而彰循循乎子厚

之文也既三復而熟玩焉出入體用上下古今奇峻而冲和雅淡夷平而奧衍宏深成諸涵育發諸性情洋洋乎盛世之文也理學文章咸在是矣又奚遷載之云於爾諸士之文美矣美則愛愛則傳人將執之以徵實用矣尚其措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予以澤被生民功施社稷俾天下後世無失望焉

逍遙集序

談子謝政家居著逍遙集若干卷出以示余余讀而歎曰有是哉談子之文也往余見談子文雖肆筆成章猶存蹊徑乃今見茲集滉漾若懸河隱見若錯岳

光芒若揚燎變動若轉圜而劈斲斬鐵步驟迴翔則若公輸之運斤王良之策馬出入矩矱上下馳驅而不自知也談子何以得此哉或謂其汎濫莊列荀楊班馬晁董蘇李曹劉陶韋王孟韓柳李杜諸家故其所得若此余曰不然昔蘇子瞻因當時稱歐陽子爲今之韓愈而獨謂其非韓愈之文乃歐陽子之文也談子天分夙高且閱歷世故諳悉人情窮極物理周覽山川會通融釋於胸中者非一日矣卽又長嘯獨往於世無涉於是發之談笑諧謔種種成文自不可以家數例論蓋實逍遙中得之也雖謂之談子之文

亦又何讓焉時余門人邵德明甫在側謂余言爲然
因書之簡端

方山薛先生全集卷十三

序

向氏家乘序

向氏家乘者慈谿向氏之宗譜也向之先出於春秋
宋公族戍至趙宋文簡公有家譜見夾添鄭氏藝文
畧中裔孫從高宗南渡譜逸紹興中名有恆者自餘
姚徙慈谿凡四傳至朴分居前宅則又爲前宅之向
朴洪武間舉賢良爲獻縣令建文時靖難師起不從
死之節義文章甲于他族再傳至秉直爲安福教諭
乃輯斯譜嘉靖己丑秉直曾孫子尋重爲修緝其世

系昭穆嗣絕諸凡立例取義南刑部員外郎邑人葉
敦叔序之詳矣至是向之嗣孫御史君程復請序於
余余尚何言哉竊惟古者因生賜姓胙土命氏而薄
狀譜系必置局設官以掌之豈惟明貴賤別等威云
爾哉夫亦有至意存焉蓋先王賜姓命氏固以崇德
報功而寔寓夫象賢之意欲嗣其後者繹而思之以
保宗祊也使爲之子孫者不念先世疎擯族屬視如
路人固不足論已其有知重本原尊祖敬宗收族而
周窮恤匱斯亦可矣然或溺於親愛唯事姑息恃其
世望罔知檢繩以貽祖宗之辱者蓋亦未爲得也彼

晉之王謝唐之崔盧厥初豈不盛哉迨後繼承弗類而閥閱夷於編氓冠冕淪于輿阜雖有譜牒將奚施焉此蘇明允族譜亭之記所以拳拳以禮義爲訓也向氏在我國初獻縣以文章節義起家追而上之在平公時則有左師在真宗時則有僕射二公皆爲世名臣光於史牒匪直家乘焉而已宗洛今爲名御史仕途遠到學行進修蓋當不啻如二公焉者其尚表率宗族必無負於先世則其爲斯譜之光也大矣余於御史君有相成之義故於斯譜併爲其族人勗焉

皇明百家詩序

昔人謂文章關乎氣運而聲音與政相通豈不信然哉乃若詩以言志固文章之英華而聲音之橐籥也先王陳之以觀風諸侯貢之以獻俗寔以寓慶讓黜陟之典而扶世立教之義蓋莫大焉使其末藝細故而無益於理亂則古昔盛時之君相方設官立政體國經野之不遑何乃爲此不急之務邪周室東遷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行人不采風樂官不達雅而各國卿大夫交鄰聘問猶以微言相感揖讓之間必稱詩以諭志蓋以別賢不肖而盛衰隆替亦將於是乎

徵焉春秋之後聘問歌詠不列於侯國學詩之士逸
在布衣而閭巷之辭無復上達漢武立樂府而采歌
謠於是趙代之謳秦楚之風亦可以觀風驗俗而
知厚薄延至魏晉六朝多緩弱綺靡之詞沒風諭興
感之義唐人以詩取士作者輩出風流習尚大雅日
漓而藝林詞客顧皆極口推尚模擬誦法嘗自以爲
不及蓋七八百年于茲無有異議直謂宋人無詩元
以來雖學唐總不能得其肯綮此其言若出一口而
於身心性情世教民彝關係與否置勿論也嗚呼亦
甚乎其惑且誕也久矣吾友是堂俞君謝憲長家居

杜門溫繹舊所讀書間乃盡索我 明諸名人詩彙
次成編凡數百家家爲刪定綴以小序題曰皇明百
家詩以彰昭代人文之盛刻成屬余序之余謂俞君
平生規爲經畧欲有爲於時而弗克究其志以歸掩
目淵潛於世若無涉凡所以維持世風警切時事者
有不能以但已也其爲是者蓋自附於古人陳詩采
風之義而豈爲騷人墨士立赤幟哉夫苟取其所編
而徧觀之則我 明自開國以至於今氣隨運復文
與時遷而人品士類污隆高下一諷詠之間可以知
其大都矣秉陶鈞以斡旋元化一匡皇極者將不有

徵於是邪余故歷述詩之爲教以明俞君之所以集是編者匪直藝焉而已也

貞節錄序

憶歲辛亥余視學兩浙歷嘉之桐鄉得一穎異之士今原泉馮君子漸儲之學宮明年壬子大比合一郡之士而羣校之千百卷中其有績學藝文達於名理者蓋僅僅見也於桐復得一焉撤封乃卽子漸時子漸年甫十六七余大奇之究其所自則三歲而孤寔其母張夫人居貞勵節茹苦食貧撫育教誨所致余聞之歎賞不能置時一擊節焉有司以年例未及姑

緩薦章會

今上龍飛詔天下忠臣孝子義夫節婦

皆得上聞於是子漸適舉進士遂上書叩闕陳母貞節狀勅下所司庶得其實遂賜詔表厥宅里以風四方四方學士大夫樂道人善者各爲詩若文以章母貞節子漸乃彙集而刻之示余山中且拜請曰先生素以聖賢之學淑羣弟子以忠孝節義之行化導區宇今雖謝事於世無涉矣若孤之母固夙所聞者能無一言以序斯集乎余受而歷覽之感今思昔乃重有慨焉昔人謂天之所祐者順人之所助者信豈不信然哉方馮母之守節時家貧子幼零丁孤苦蓋無

聊亦甚矣是時恩權隆赫之家威福玉食以誇耀中外者勢如燎原正張張甚也乃今撲滅無餘矣馮之母子則膺顯錫享榮祿以起家昌後而君恩士論上下咸歸天人感應之際固若此哉夫母之貞節斯集亦云備矣余不佞辱子漸之知更有言焉孟氏之母以子輿而益著尹氏之母以彥明而愈芳子漸今筮仕守太倉太倉沐浴膏澤而鼓舞德政者固已擬之穎昌渤海矣自是進而爲公卿亦常事也尚願尋向上去俾母夫人與孟尹二母並傳則斯集永永其不朽矣

南豐曾氏族譜序

余昔爲南考功保全諫官忤權相意指謫判江西之建昌山郡事簡日與諸生論學於道一書院而南豐曾君翔龍亦時入郡城相質問知其爲志學之士也越二十餘年曾君來爲吾常教授卽以其所修曾氏族譜示余請序余授而徧閱之其諸傳記志銘則盡宋元之名公鉅儒其文章燦爛不啻若入瓊林大盈之庫而珍貝雜沓矣余謂曾出於邠國公之後自都鄉侯據南徙代有顯人至於子固伯仲遂以文章名天下當時識者謂其本原六經自後司農少卿紆亦

以辭章稱君子謂如魯殿秦碑司農從孫季狸在乾道淳熙間又大肆於文爲羣公之所敬服則其後先輝映蓋已照耀古今雖無諸公之文亦自不朽而矧余衰謝又何足爲斯譜之重輕哉故雖諾而未卽成文也今且三年矣教授君以親老在念上書監司懇乞歸養乃請余山中固申前請余惟宗法不行於天下而故家士族所賴以維繫永久而不至於渙散者以有譜耳曾君汲汲於修葺者固尊祖敬宗收族之義而仁人孝子之用心也余則以曾氏之譜其關係於後人者蓋不特止於此而已邨公親承吾夫子之

傳而獨得其宗厥後僅以文章顯蓋不免襲第二義
矣嗣其後而覩斯譜者安知不興水木本原之思乎
誠一思之則由六經之文以邈一貫之旨者未必不
由於斯譜也爲之序

遵巖文粹序

遵巖王子文集近多刻本龍岡施君謂其卷帙浩繁
乃約而刻之題曰遵巖文粹問序於薛子薛子追惟
遵巖少特穎異總州舉進士高第人固已竒之旣而
荆川唐子與之遇於京師相見大悅謂其文類南豐
曾子固亟稱於人士前自是遵巖之名日聞四方乞

言者屢集戶外而文遂傳播海內矣夫我明一代
之文寔自宋潛溪方遜志倡之二公精詣絕識根極
理要其爲文度越前古不啻商彝周鼎匪直一代之
冠冕而已迨至弘德間習尚旋流識趣日溺於是李
獻吉何仲默各以文自負一時人士尠有定見亦遂
翕然歸之何之言猶或近於理道李則動曰史漢史
漢一涉於六經諸儒之言輒斥爲頭巾酸餽目不一
瞬也夫史漢誠文矣而六經諸儒之言則文之至者
舍六經諸儒不學而唯學馬遷班固縱文類史漢亦
末技焉耳何關於理道何益於政教哉邇數年來其

說日益熾摹擬者日益衆而文日益陋矣乃思荆川
子往稱遵巖之文類子固者豈直以子固之文爲極
致哉蓋以昔人謂子固文章本原六經要之非誣而
遵巖高才殊質豈不能凌跨西京掩迹東都其文乃
獨與子固相類者蓋不溺於習尚不逐於時好而卓
有定見其於道也幾矣唯是以唐子亟稱之也所謂
可與知者道也循是以入而國初文運之盛可紹復
矣龍岡君之刻是也無乃亦唐子之意也乎余固樂
爲之序

常武錄序

見雲劉公以名御史按江左肅僚貞度風紀區域以
士爲民先尤加意作興每巡歷郡縣必進學校諸生
而迪以正道校其藝而品第之其有從游者則儲之
于中吳書院日課月試踰年得經書義若干篇錄而
刻之謂詩義唯常熟武進爲多而詩且有常武之篇
遂題曰常武錄問序于薛子余追惟少時與吾武進
荆川唐君常熟昆吾瞿君各以詩爲業訪前輩守溪
王文恪公所爲詩義而準則之旣而二君先後以詩
魁南宮入史館有名於是兩邑之士業詩者遂衆而
人文日盛亦漸以靡溫柔敦厚之旨未免稍有損益

見雲公於書無所不讀尤專于詩覽兩邑諸生之詩

義而耳提面命抑其過引其不及遂駸駸乎復雅還
淳而雅頌之六義或敷暢而婉或簡古而嚴各得體
裁凡載於是錄者可以訓可以傳矣於乎盛哉雖然
余更有說焉常熟古之吳會子游所產武進古之延
陵季札所封皆以禮樂見稱於夫子今茲兩邑之士
郁郁乎文矣豈直藉之以取高第而已哉由詩而興
至於立禮成樂以上窺聖賢之蘊奧誠之於思則正
授之以政則達罔俾游札專美於前則文以道顯地
以人勝增光先哲而常武相望爲古今之所並重矣

誠若是焉庶不負見雲公德造之至意而斯錄必未
有聞於後也吾願吾諸士更相與懋哉

詩經文稿序

今場屋之制以四書五經義取士蓋將因言以究其
所養而義非言之精者不能售也詩之爲教溫柔敦
厚而肄業以陳諸義者其體裁與四書諸經微有不
同而國風雅頌亦自有別蓋必敷揚演繹各適條理
斯得詩人之指而凡直致徑情者舉未可與言詩義
也我成弘間前輩業詩者大都按其體裁而正德中
嘉靖初猶循襲其遺焉迨後多肆意逞言而詩之爲

義寔失其傳矣今年秋太學生董用興刻肖野郭君所著詩經義屬余爲序余受而閱之見其於風則巽以入而二南各國之音殊於雅則典以整而大小之節辨於頌則美德告功而周商魯之分明隨其經緯而寓意措詞泯泯乎擬諸其形容者宛然如在當時而親接其人親蒞其事誠有所感發懲創而不能自已者信非深於詩者不能也故君之施於體而喻授之政而達蓋有所自來也豈直可以應制決科而已哉用興固業詩而有得者宜乎其深嘉樂予鋟諸梓以公諸人人也讀詩者於是稿而反覆詳玩焉當自

知其可以爲訓而余言之非譽矣爲之序

四書三妙集序

四書三妙集者見臺蔡子集四書時義而其伯兄春臺公命之名也刻成屬薛子序諸簡端夫所謂三妙者何以言乎理則明以言乎氣則昌以言乎詞則達斯之謂三妙也蔡子是集誠可謂兼之矣以是而取科第則舉業卽所以爲德業又何妨功奪志之爲患哉余則以爲是三者之妙未可以襲取而強爲也未可以兼舉而並進也蓋有要焉唯明乎理而已矣理明則其氣自昌其詞自達所謂得之於心而應之於

手益有莫知其然而然者矣夫妙不可以言傳而輪扁斲輪之說固可以默契也余嘉蔡子集是文以公諸人而因闡妙之爲義以爲覽斯集者告云

毘陵雅義序

余四三年前見鄉試刻文有不成章者不覺有出位之憂遂貽書石鹿李公謂其秉陶鈞以鼓鑄區宇不宜使文體至此石鹿復書乃亦虞之謂舉業卽所以爲德業而文章與氣運相通人才之取舍世道之污隆係焉此蓋體用之學誠不可以不爲之慮也旣而禮闈錄出精切古雅一革近時相沿之陋習於是四

方有識之士莫不顛顛嚮風躍然興起曰庶幾復見前輩之典刑也此可見轉移之機在上不在下有如此哉今龍岡施公出守吾常政事之暇課試各學諸生簡其文之可觀者命坊間刻之題曰毘陵雅義屬余序其端余惟士人之所趨視主司之好尚數年前後事剽竊者易售務實得者或遺宋史選舉志中所謂謬種流傳者幾於蹈之矣幸當路者覺焉而急返之也然而勢重難返溺意浮冗者尚失之靡妄意簡短者尚失之畧龍岡公以雅義爲尚則顧名思義者必知所尋向而以雅爲歸日引月長造理經世之文

殆將於是乎出而不負設科取士之初意矣誠若是
焉龍岡公豈特有大造於吾常而文運轉移之功豈
小補云乎哉

進菴文集序

進菴華子師魯前職方大夫水西公之子也職方以
南京解元登進士而文學政事爲一時縉紳推重然
竟不究其志而歸歸又享年不永師魯靡瞻之懷時
切於念思繼其緒而益進之於是從事身心之學而
擇交問友非其人不與雖在膠庠而諸博士弟子與
之合志者亦僅僅有數博學精思務詣其極其於聲

律對耦之業蓋非其所屑屑也以故屢試於鄉不第而安貧素位緼袍菽水日與膏粱文繡者相對而目不一瞬君子固已許之矣及其有所自得則援筆而書人或乞言則據事與理答之久之成帙而吳門文待詔與其族之長老若嵩峯副憲補菴刑部者則又咸爲之品題而亟稱之於人士前謂其闡發性情根據理道而非逐時徇習之作也至是出以示余且請序之余少與職方同游學及壯而涉獵世途則亦爲時所擯唯師魯則數數顧余於豐草叢林之下寂寞無聊之中知其好尚真與世殊趨者也乃今得斯集

而究觀之其所爲詩若文一如其人而邇來侈張誕
漫之徒交錯於道路而自相誇詡者取而並觀之其
誠僞較若白黑矣余嘗謂先秦之文六朝之濫觴也
大風鴻鵠之歌子夜吳歌之萌蘖也故曰蕢桴土鼓
斯爲至音太羹玄酒斯爲至味風行水上斯爲至文
是集不模擬以爲竒不雕琢以爲工而言率由衷語
唯據實遡而上之庶幾乎文之至者矣待詔諸公之
品題豈誣也哉余是以益歎職方公之有後也

尚友堂新藁序

無錫毅所龔子讀禮家居諸生多從之游乃闢城南

書院築尚友堂以爲傳經授業之所薛子嘗一過焉
竊歎毅所其賢矣哉蓋真不受變於俗者也前數十
年間海內講學之士所在興起即未究其真積實踐
如何然旣從事於此猶知理義之大防而未敢顯然
有犯於清議不幸一二作僞者出焉依附名流其言
津津若可聽而登壟乞墦靡不爲之自是不厭衆心
而一涉於講學者則羣斥之曰此攘竊之流也邇來
有志者亦遂以講學爲諱而其諸士人益無所忌憚
雖章縫之流且日淪於市井矣其幸存而未泯者舉
業之文猶可以窺聖賢之餘緒而主司之好尚不一

遂致取辨於口耳漫不關於身心美談者擬之爲質
身羔雉諺語者目之爲擊門甌甃其有號稱知文者
則曰此趨時之具也何必學於古訓哉正不知所謂
時文者乃時王之制而非逐時之時也斯義不明而
昧於趨向者遂無所適從矣嗚呼學既不講文又失
傳開科取士將何賴哉此謬種流傳宋人所以虞之
也教所志於理學而觸目激中豈無憂世憫俗之心
然而不爲憤世嫉俗之言不爲驚世駭俗之行而舉
業以取科第固世俗之所馳騫而諸生之所汲汲焉
者也遂因其所有事而引之以進於道其於勢也便

其爲力也易而心知性術之蘊精微嚴密之指將漸
靡淪浹而天光自發日入於聖賢之堂室矣朱子嘗
謂用其體式而隳括以至理此科舉之文訣也余觀
毅所之文蓋深有得於晦翁之旨而良工獨苦之心
誰則知之余故序而傳之且爲二三子告也毅所未
第時已有舊藁故此曰新藁云

憲章錄序

夫書監成憲詩率舊章豈其爲訓若是之拘繫哉寔
以隆古盛時其君臣之交脩以圖至治者皆由此道
而事不師古者鮮克末世也昔仲尼適周不獲一見

天子歷聘列國千七十餘君不用於是退老於洙泗
之上從游之士蓋三千焉皆盡一世之英賢相與論
述三才表章六籍以爲明體之學而其最適於用者
則因魯史以作春秋而褒貶賞罰者無非當世之實
事于以定百王之法于以立萬世之防蓋皆自其憲
章文武者推之也故一則曰吾從周二則曰吾從周
其東周之志周公之夢雖不獲見之施行而端倪已
可槩見矣然猶自歎曰與其托諸空言不若見諸行
事之深切著明也其惓惓愛君體國之心曷嘗一日
自已哉旂不類雖少知誦法孔子而生於二千一百

餘年之後固不及揖讓於顏曾閔冉之列且不及如
互鄉闕黨猶得以望見於門墻然而一念天假之靈
則終不能泯沒故自鼓篋以至入仕凡我 昭代之
成憲典章或紀載於館閣或傳報於邸舍見輒手錄
歷有歲年幾於充棟妄意當可爲之際或可以備叅
考竟以迂愚牴牾當路歸卧窮山而平生之欲監觀
率由將斟酌以見之獻納者遂寘爲虛器恒竊悲之
邇來見通紀倣編年而燕鄙吾學編効紀傳而斷落
遂不辭衰憊盡出舊所錄者摘什一於千百彙爲斯
編與經世者共之題曰憲章錄者竊附於從周之義

也倘假我數年再加刪潤當獻之 君相值茲不諱
之 朝用効涓埃之報庶少裨法 祖之一助茲懼
借妄聊以質之同志云